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Information)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 中國經濟論文集

## 第一集

每冊實價柒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輯者 中國經濟情報社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Information)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再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五三六號

## 序

中國已經陷入恐慌的深淵，大多數人在貧苦中生活與死亡。

大家都想對於中國的經濟結構和中國經濟恐慌的現狀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和全面的認識，以找尋一條真正的出路。然而中國的貧乏和落後限制了我們，使我們得不到許多綜合的可信的材料，來滿足我們的期望。不單如此，市面上還有不少歪曲了事實的報告和敘述，來蒙蔽我們，引誘我們，使我們在失望之中窒息着，或在甜蜜的幻想之中憧憬着。

這些，我們都曾痛苦地體驗到。我們深深地相信，在目前我們已有集合多數人的力量，用科學的方法，來忠實地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必要。同時，我們深知我們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是不很正確的；然而我們非得憑賴多數人的經驗和知識，從事整理，然後作有系統的報告不可。中國經濟情報社就適應着這種要求產生和成長起來。

本社在過去雖然痛感着人力和財力的缺乏，以及萌芽時

期所不易避免的認識和技術上的幼稚，然而所有這些並沒有妨礙我們編製經濟年報（申報月刊叢書 一年來中國經濟概況——1933年），半年報告（載中山文化教育季刊創刊號），每月報告（中華月報每月經濟報告）和週報（中華日報副刊）等等工作的進行。而且對於這些工作，我們已經接到各方讀者和專家的贊助，指示和批評；我們的勇氣也就在這些贊助，指示和批評中，以社會的意義增長起來。

現在爲要使我們微薄的努力，提供於更廣大的讀者，爲要使讀者能更有系統地多方面地了解最近中國經濟的動向，並且爲要爭取更多的機會來校正和推進我們的工作起見，我們特地將本社在中華日報中國經濟情報週刊上，和少數別的刊物上所發表的一部份短小論文，搜集起來，加以補充和校正，以論文集的形式在生活書店出版。

我們希望：這小小的冊子能使讀者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發生更濃厚的興趣。自然，這小小希望的實現，還不得不感謝生活書店，中華日報館和許多朋友的幫助。

中國經濟情報社

1934. 10. 1.

# 目 次

## 總 論

1. 現階段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意義 ..... 1
2. 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透視 ..... 11
3.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現階段 ..... 18
4. 新廣西的經濟基礎 ..... 29

## 貿 易

- I. 列強對華貿易的新趨勢 ..... 37
2. 中國國內貿易的衰落 ..... 47

## 工 業

1. 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中國煤礦業 ..... 55
2. 中國酸鹼工業的展望 ..... 62
3. 中國的火柴工業 ..... 67
4. 中國棉紗業之危機 ..... 82
5. 英美烟公司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侵蝕 ..... 91

## 農 業

1. 中國棉花產銷底新趨勢.....101
2. 蠶業統制之前途 .....110
3. 水旱災的交響曲 ..... 117
4. 災荒下掙扎的農民 .....124

## 金 融

1. 中國銀行資本的兩種主要活動 ..... 135
2. 農民借貸所與銀行業的典當化 .....141
3. 取締有獎儲蓄會的意義及其先途..... 151
4. 中國金融總恐慌的一個先驅 ..... 158
5. 白銀對策的檢討 ..... 166
6. 銀公司對於我國前途 .....172

## 財 政

1. 日本對華借款的整理 ..... 177
2. 全國財政會議的展望 ..... 187

## 交 通

1. 積極興築中的中國鐵道..... 195
2. 國民經濟廢墟上的公路建設 .....204
3. 喧賓奪主的中國航業 .....210
4. 中國郵政的癥結 .....219

## **經濟爭議**

1. 美亞工潮始末 ..... 227
2. 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車糾紛結束之後..... 240
3. 中國海員生活實況 . . . . . 253
4. 動盪中的中國鹽工和鹽民..... 261

## **東北經濟**

1. 日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東北對外貿易..... 277
2. 控制東北的南滿鐵道公司 ..... 285

## 現階段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意義

周 文 彬

在資本主義的恐慌世界中，中國簡直是最受踐踏的泥淖。資本主義各國正賴軍事工業的發展，通貨膨脹的厲行，特別是對國內外大眾剝削率的加強，將創痛的恐慌作病態的好轉。而中國呢，它正在完成列強“好轉”的意義底下，即在列強資本的統治日益加強的意義底下，面對着一個最後的整個的破產。在此次世界經濟恐慌初期，中國的經濟狀況還能勉強維持其有利的地位，因為當時各國先後放棄金本位，物價與金價的比例，隨着一般商品價格的水平，急激下降。在1926年中國銀元一枚可換美金三角六分；1931年只能換到二角一分。結果，當時中國國內市場上的商品價格非但並未跌落，反有增加之勢（1931年的物價指數在近六年中要算最高）。從1929年到1931年中國出口貨的總值共跌落了12%；而在同時期內其他各國的出口已減少了43%。當時中國的工業，除了土產原料，燃料和人工等異常便宜以外，還有外貨因金價飛漲，入口減少的優越條件，

因此頗能維持一種較好的地位。自然，在此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基本缺陷如技術和組織的落後，金融以及政府援助的缺乏等等，還在繼續作用，因此有若干工業部門也呈蕭條破產之象。例如作為中國主要民族工業之一的絲業在此時期因國外銷路激減，已在逐漸破產，到1931年半數絲廠已經倒閉。此外，外國在華企業，在此時期所享受的利益，比較民族工業還要鉅大。從1928年到1932年中國添設的紡錘共八十八萬，就中日廠所添的倒佔了85%。因此，就一般而言，在恐慌初期內中國工業的特徵，在能憑藉金貴銀賤的關係，維持一種好況，而列強在華的企業獲利最多。至於那時的農業經濟也因國外農產的輸入較為困難，同時國內農產較易輸出，所以也沒有急激轉劣的現象。換句話說，在以農村結構的基本缺陷為基礎的中國的慢性農業恐慌中，還沒有加添一種最普遍的，最深入的新因素；而這種因素却能將中國農村全般地摧毀。更簡單的說，當時中國固有的農業恐慌，還沒有全面的和世界恐慌相合流。自然在那時部分的感應已很顯著，例如因為國內外絲業的不振，中國蠶桑區域的農民已大受影響，大宗蠶絲的收入，已成泡沫，許多桑田也已改種了別種作物。

1931年擊起了中國經濟的喪鐘。九一八的滿洲事變，除在政治上撥動了中國民族的反帝熱誠以外，在經濟上却給予了世紀末樣的效果。東北是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出超區域，東北

的陷落使出口總額自 1931 年的 1,396 百萬元，減為 1932 年的 777 百萬元。民族工業中最主要的棉紗和麵粉，也因失去了東北偌大的市場，而作急劇的衰落。其他像絲，茶，紙業等都受很大的打擊。

接着英國，印度，日本，美國的相繼廢止金本位，又替中國的經濟盡了掘墓人的任務。1931 年秋季，中國銀元一元僅換日金四角二分，1933 年末就可換到日金一圓；現在日金一圓僅值銀元八角多。在此場合，廉價洋貨自然會充斥於中國市場，結果，由獨占資本所發動的外貨傾銷就幾乎將中國脆弱的民族工業連根拔起。中國一般物價如潮狂跌，1934 年前 4 月各地平均物價比 1931 年跌落了四分之一。農產的價格，也因洋糧充斥，銷路大減，而作普遍的狂跌。於是近年來全般的最深刻的農業恐慌就爆發起來，在這裏是基本的生產不足與表面上的生產過剩的交織；同時工商業的衰敝，更加深了這種恐慌的程度。

上述種種傾向現在還是繼續，同時在以更新的形態向前邁進。假如我們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明目下中國經濟的動態，那末下述各點，即：外資獨占的急劇加強，金融業的虛浮腫脹，交通事業發狂一樣的開展，農業恐慌的繼續深化和民族工業在破產中呻吟和掙扎五點，似乎可以概括一般。外資獨占的加強，無疑的只意味着中國國民經濟對於帝國主義者隸屬的加深。至於此外各點有人以為金融業和交通業的擴展是中國景

的指標，而工業和農業之衰落確是中國經濟恐慌的表現。這種觀察是否正確，且讓我們在以後討論，現在我們要看的是上五點在最近的表現到底是怎樣。

先講金融。中國銀行業目下的特點在：（1）以農村的衰落為基礎而由現金的集中都市，增厚它的實力，（2）以厚利的投機事業為其主要活動範圍，（3）轉向於交通事業的投資，及工業和農村的放款。現在現金的集中都市還是繼續，本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中外銀行庫存紋銀為98,516,000兩（去年同日為15,270,000兩），銀元388,740,000元（去年同日為282,960,000元）。內地現金移入上海經常地比較移出為多，如本年上海銀元對內地的入超在1月份為3,427,000元，3月份為8,310,000元，5月份為13,860,000元；7月份末週也有1,700,000元。近來見銀流出國外的趨勢異常猛厲。據海關統計，本年八月份造成見銀流出的空前紀錄，計流出生銀和銀幣78,448,748元，較七月份的24,473,355元大三倍多，計本年一月至八月共流出生銀和銀幣132,167,194元；去年同期僅為85,374,298元。（上述數字僅依據海關報告，實際上恐不止此。）這些現銀幾乎全部是運到孟買，紐約和倫敦；中間以英國在華銀行流出的額數為最多。近幾月來各銀行庫存現金所以稍見減落，就因為他們將現銀大批運出的緣故。這種現象主要的是受了美國收買白銀政策的影響，換句話說，為了美國白銀企業家以及一般獨占資本家

的利益，爲了繼續堅強美國通貨膨脹，爲了替美國資本家擴充商品的銷路，滿含着中國內地和城市大衆血肉的現銀就這樣滾滾流到國外，而造成國內籌碼不足，農村益發乾枯的局面。這裏又包含着一種特別的殖民地性恐慌的危機，那就是說：因爲現金不足，就促成國內物價的更加低落，因而使各種生產事業更加無法維持。再簡單些說，各帝國主義國家正賴通貨膨脹(inflation)來解救其危機，而半殖民地的中國却在此種影響底下將遭受通貨收縮(deflation)的巨禍。至於由此而釀成絕大的金融恐慌，當然又能意想得到。

銀行家逐腐於投機事業的熱烈，目下絲毫不曾減退；反之，他們在正找新的門路從事投機。在恐慌期內，世界各國的金融資本家一般地趨向於投機事業，而中國的銀行家們更以民族工業，農業及其他企業特別的落後，益發和實際的生產事業游離起來。最近他們除了在債券，地產和保險事業上努力以外，還轉移目光到金價證券的買賣，特別對於美國的商品和股票發生興趣。在此場合，他們一方面可以做外匯兌投機，一方面因爲外國商品和證券價格漲落較大，所以投機利潤也特別高昂。本年九月政府禁止金匯兌投機，聽說上海方面直接間接受到嚴重影響的，不下四五十萬人。

中國的銀行資本在產業方面投資原來很少（近來稍有增加，終佔不到銀行貸款總額的百分之十五。）因此產業的衰落除

掉大部份舊式的錢莊以外，對於銀行資本很少影響，這是中國的金融事業所以能單獨繁榮的原因之一。可是近來銀行家正在大聲疾呼投資產業，特別要復興農村。他們對大工業企業的投資多半是建築於債務關係上面；例如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對於工業方面的投資，其總數的75%是在棉紗和麵粉業方面，這裏最主要的投資形式，就是貸款，換句話說，其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爭取高利貸性的利息，並不在壟斷企業。在這種情形之下直接的主動的投資，銀行家固然因為風險太大，不願冒險，就是貸款，也是“怕怕縮縮”的進行。不過近來銀行的零細放款却在積極推行。開山祖上海銀行在小放款上已得到些好處，於是其他銀行也就追蹤仿效。其次各個領袖銀行最近對於鹽業也想加緊投資。例如中國，上海，浙江興業幾家銀行，在蚌埠預繳鹽稅，收取高到一分的利息。目下長江各岸鹽倉的建築也須他們投資。最後要談到農村放款。上海銀行在前幾年已在華北農村合作社中試行小額放款，中國銀行等就跟着辦理。現在復興農村聲中，銀行的放款居然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這件事實最重要的意義是在（1）銀行找尋游資的出路已急不及待；（2）想以提高農村購買力為手段，而加強金融資本對於農村直接的統治。這種辦法在增進鄉村地主和富農的活動能力上，容或可以做到幾分，至於要改善一般農民的生產，提高他們的購買力，那似乎不易談到。實際上銀行在內地的投資，與其說是向

破產的農業經濟部門設法，毋甯說是偏重於時髦的公路和鐵路等建設事業。錢江鐵橋，玉萍鐵路都要乞憐於銀行家後纔有完成的希望；這種投資的意義且待下節說明。

軌近中國交通事業特別是公路、鐵路和航空的發展，相對講來確是頗足驚人的。舉例來說，1933年年底全國已成公路共71,756里（經委會統計），據最近的統計已有227,272公里，即在半年多中，增加了三倍。這些數字的真確與否，自然大成問題，但至少表現公路建築確乎在邁步前進。鐵路和航空的發展也同樣驚人。在這裏我們要指出如下幾點：第一，這種交通事業的發展主要地不在解決經濟問題（連各國採用發展公用事業以減少失業人數這一點還談不到），而在解決政治的，特別是軍事的問題。第二，這種事業多半在列強獎進和扶持之下進行的。五月十八日的上海晨報有文為證：“販賣福特，道奇，雪佛蘭汽車，與出售美孚，德士古汽油之中外巨賈，固在盛誇中國公路政策之成功。”至於外資對於鐵路和航空事業的投資更為活躍。粵漢，同蒲，玉萍，成渝諸路的興築不消說是和英，法，意的資本，保持最密切的關係。此外外國飛行家的表演，外報盛道航空獎券之成功，美，德，意各國航空界和中央地方當局間的接洽，都在推銷飛機及其他機件，和控制中國的交通要道等基本的動機之下積極推進。因此最近銀行資本向這方面的投資活動，也直接間接幫忙了上述軍事政治問題的解決，加強

了列強資本活動的能力。

以上所說是一般人作為目前中國兩大景氣指標的金融和交通事業。至於民族工業衰落和農村的破產依舊是中國經濟恐慌最尖端的表現，目前的民族工業正在最後破產的門首。絲業方面：本年絲價因為國外銷路斷絕，內銷又不暢順，每擔已經跌到四百十餘元，（去年春季每擔尚有九百餘元，1929年每擔值二千八百兩，）已岌岌不可終日。目前上海全市開工絲廠僅三十三家，中間多是短期工作或代繅性質；九月份已都準備停車。麵粉業方面亦復如此。全國93家麵粉廠連年虧蝕。本年二月至三月粉價跌至去年同期85%，上海各粉廠一月至三月產量減至去年同期46%，平均每月銷數減至去年每月平均70%左右。表現得最尖銳的要算紗業；榮宗敬氏所辦申新紗廠的突然改組與整理，便是中國整個民族工業破產的象徵。

中國的農業恐慌，更以本年的水旱交作，採取最深刻最普遍的形式表現出來。在1931年的大水災中，豐收成災的因素還沒有起堅強作用；目前的災荒則完全不同。在這裏水旱災的禍害已和農產價格狂跌的損失密接的聯繫起來，因此目下的農民大眾在災荒的行程中所受的痛楚，自然較前更甚。只看被稱為天堂的江浙兩省。旱荒田畝有數千萬畝，農民搶米的現象迭見不鮮。田間自殺的“冤魂”更是多見。

如上所述，一面金融和某些交通事業正在日趨擴展，一面

民族工業和農業却是極端衰落。在中國經濟這種畸形的發展中佔到領導地位的，無疑的是列強的資本。年來各國都想向中國輸入多量的資本，來“建設”中國；而從日本攫取東北，控制華北以來，列強資本間的傾軋也愈趨愈甚。最近外資對華活動的特徵是：(1)活動一般的加強；(2)列強間的衝突，特別是日美間的衝突特別尖銳，而日本顯然佔到優勢；(3)列強在華的經濟活動，更明顯的有由輸入商品改爲或側重輸入資本的趨向。各個帝國主義者現在正力圖利用中國各個集團間的矛盾，採取政府借款(整理外債亦此項工作表現之一)交通事業和工業的間接和直接的投資等形式來加強他們在中國的統治。舉例來說，日本除在東北積極進行其十足的殖民地經營以外，在華北正力謀棉花煤礦等原料的獨占和市場的壟斷，以造成其所謂“日滿華北經濟集團”。其他直接投資的突然猛進亦頗可驚。例如上海紡織株式會社原有資本六百萬元，最近增加了二百萬；日華紡織株式會社原有資本一千一百萬，現已增加三百萬；內外棉株式會社原有三千三百萬，現已增加三百萬元。同興株式會社原有二百四十萬，現已增加六十萬；其他公大，大康，豐田，東華，裕豐等各公司都已添資擴充，計在上海新設的紡織廠有七廠，在計劃中的有五六廠，漢口青島方面也增設十多個廠。紡織業外，其他各業也在同樣增加。

總括起來說，從1931年後中國的經濟已整個地被牽入世